

國立京師大學校  
女子第一部 週刊

●本刊啓事

布告

本部布告

上學期未試各生

及不及格者補考

爲布告事：案准校長辦公處函開，選磨者：奉

監試，惟補考應以一次爲陽。經此次補考之後，

不得再補等因。相應函達查照等因。准此，本部

十八日起分日補試，凡寒假未曾與試各生，務早

自預備，屆時補試。如不補試，即須休學。至

規定，可補試一次，屆時亦應隨同補試。務各查

宣佈外，特此通告。此布。

本部布告二

本用廿一日開體育籌備會

由各班各推幹事公同籌備

爲布告事，照得體育一科，課程雖列必修，而

○現經商同體育講師創立本部體育會，業經草擬

章貢，委託導師定於本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四點半在本部理化階級數字開會等處。應由各

# 校園周報

第十二三星期本要目

布告  
上學期未試各生及不及格者補  
試  
本月二十一日開設青檻備會由  
幹事公同籌備  
通  
知

●本部十六年度下學期補考時間表



星期一	時間八時至九時五十分	十時至十一時五十分	一時至二時五十分	三時至四時五十分
三月一日	英文系二年	莊子十三經選要	吳城文字學	第二外國語法
三月二日	英文系二年	莊子十三經選要	吳城文字學	第二外國語法
三月三日	英文系二年	莊子十三經選要	吳城文字學	第二外國語法
三月四日	普通教學法	王英文文學名著	李英文作文	白趙
三月五日	近代文兼作文	楊教育行政	李美國文學史	李新聞學
三月六日	古文兼作文	范圖書館學	陳馮	李
三月三十日	兒童惡習研究	(續前)	述	譯
三月三十一日	德國邁爾茲曼(Maurmann)原著	毛邦偉譯	李近世文學	趙
三月三十二日	養成偏狹之性	秘訣	對於兒童爲偏頗之待遇	心也。
三月三十三日	一叶!玉枝天性何其執拗如是乎?一言不合,則變色疾視,反唇相抗,似此不順之女,恐世界中無第二人矣。」	某日爲其母誕辰,車馬盈門,賓朋滿座,母盛裝女出見諸客;玉枝則獨立一隅,粗衣不飾,然初亦不甚介意。俄見其母紹介二女於衆賓,且亟稱其能,於是衆賓爭責諳諳,謂二女才貌雙全。獨無一言譽及玉枝。相形之下,玉枝遂諸人之言,無非形容我之粗陋,有何顏面立於此地,不禁因羞生憤,因憤生怒,一變其溫順之態,悻悻然排戶而出。母大爲不悅,頗謂玉枝之兄曰:「汝見之乎?似此不順之女,恐世界中無第二人矣。」	玉枝之母語畢,玉枝之兄慰之曰:「請母暫息憤怒,兒當勸導玉枝,使改變其執拗之性。」	玉枝之美,有名之交際家也,生一子三女。其性質溫順,舉止端莊,比之二女,恰如萬浦之於牡丹也。乃其母偏愛二女,不愛玉枝,綺羅之服,僅加於二女之身,而使玉枝剝鉛布裙,形同使女。每當歸城往來之際,賓客集會之時,其母必增,終不免成一偏狹人物,不如倣古人易子而教

曰：最愛憐玉枝也。遂參觀請母曰：玉枝年齡日長，性情漸變，若使其往依姑母，學習女紅，或可化其執拗之性，母亦以爲然，蓋既不喜玉枝，本不欲其相離也。

**文藝**是之惡乎？曲禮曰：幼子常視母膝。今爲之下，轉語曰：父母亦常視母膝。（宋史）

擬刊寧鄉陳氏棠棣集啟

集敢

國文系三年莊陳黎慶  
伯兄午園，痛於丁卯農曆月十六日，行年五十有二。  
幼承庭訓，喜為詩古文辭。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尋考文選，因考歷史，乃更取業于詩書。

香山孫逸仙，長沙黃克強，從事革命，奔走二十

和尙  
聖方空真悟庵言  
阿大與阿二，兄弟也。一日，阿大忽仰其父發一奇問曰：「阿二從何處而來乎？其父漫應之曰：阿二從山上飛來者也。阿大不信，父更飾其說曰：『余某年某月，遊某山，見阿二從松樹上飛下，因携歸而養育之，則阿二豈非由山上飛來乎？於是阿大始信以爲實。』

餘年，辛亥返國，被舉爲臨時參議員。明年，復被選爲衆議員。生平不慕榮利，惟好詞翰，雖在公務鞅掌時，恒手一搃，午夜不輟也。避地扶桑時，與餘宜章太炎，錢徵劉申叔，新州黃季剛，芳城景太昭，時相過從，共事吟哦。一時體製，力崇西京，下焉且在黃初典午之際，揚大漢之天聲，振風騷之塵蹻。徒以於役頻年，稿亡佚

阿大自思，阿二之來，原來如此，其事新奇，  
，遂入共和，益多述述，不言六代，追及三唐。  
殊覺異，每舉之，皆喜戚寡人。聞其言者，皆  
而國會播遷，南北流轉，調高騁遠，亦泰半  
一毫無之。每舉之，皆喜戚寡人。聞其言者，皆  
而國會播遷，南北流轉，調高騁遠，亦泰半

一爭誰之，並不到那。其如懷王思，爲之勞累曰：恐哉阿大乎！今父以善告汝，阿二與我等，香山、大杜，常評晚之。問黃寅漢，人日分母復中七言口占首山，上口七言句，有<sub>口占首山</sub>，見<sub>七言句子</sub>。是內七言句子，爲員外郎官也。

而勝之者也。世間上豈真有不窮而升之  
人哉？於是呵大始恍然大悟。

阿大既已感悟，心思頓變，以爲吾父既欺我，一季，讀父書者，亦祇兄與適齋氏姊家矣。余不敢

新居陳人亦與我，指之世界之人，其不相與者，恐必無幾，則世界亦欺詐之世界也；倘聽其言而友於情篤，平居課余姊妹嬪嚴，春秋佳日，輒携

信其行，其忠貞不可及矣。更念朋友教訓，並賢格言，亦不過欺人之語，未可盡信。該云：「對余與英姊，登臨閒眺，即事分題，蓋至樂也。癸亥三月，兄賈丁香於京師法源寺，延客三千，開

人須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真閨豈有得之言哉。自此以後，阿大遂成延年最重之人，

日坐疑城中，莫能自解，雖家人又聞，亦常以  
半語目之。不某日，同其兄至其家，見其兄  
黃鶴樓，聯吟櫻集，追踪苦賢，余與姊躬達其聲

記者曰：「幼兒既長，求知心漸次發達，每對於  
諸事有探求之欲，不復知人間事理之眞偽矣。」

周圍事物，必發種種疑問，要求父母爲之說明，若不得明瞭解釋，其心必不能安。務窮究根底，皆兄之所賜也。今日者，雁行折翼，伯氏新喪，痛念前塵，肝腸寸斷。才漸幼婚，浪傳道言，

再四追求。而爲之父母者，往往謂孺子無知，難語正理，且又厭其煩濶，時以虛言謑之，此固家庭中常態，未聞有非之者也。庸讵知其結果，竟寧鄉陳氏棠集，亦戴帝自稱之意也。文海內觀稿，略爲排次，稍假時日，便當付梓。並擬合刊之詩；學愧大家，敢續孟堅之史。茲擬將先兄詩稿，略爲排次，稍假時日，便當付梓。並擬合刊

星期日

日

三月二十日

年

七七十年

中華民國

國文系二年班陳澤潭

讀《離騷》

覽

讀書賞賞，尤珍獨抒己見，以上所言，

歷歲，秋水能懷情風雨，春風不耐病蠶蟬，粉香

金城浙淮淮陽，碧潭黃蘆夏韻，芙蓉

「西風一夜翦芭蕉。倦眼經秋耐寂寥。強把

心事付濁酒，對離騷——愁似湘江日夜潮。」

(宋蘇軾)

一

余愛讀離騷，愛其文之奇且偉，情之深且烈

也。

余愛讀離騷，以其可以裨憲，可以撫愁，可

以於悲風苦雨之夜，彷彿其澤畔行吟，於風狂雨

驟之際，如見其披髮狂猖也。

屈子之怨深矣！深入人心，如水之深浸地下

也。屈子之憂深矣！溥於人類，若洪水之氾濫地

上也。一洩千里之黃河，足以盡之，沅湘復何詒

哉？

「其志足與日月爭光，其情塊隨江漢同流，

而其文殆與天地共久長矣！」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此人情之所難堪也。

然而不信何疑，不忠何謗？人事之錯綜複雜，

往往若是，孰能不爲之搔首呼天，哀愁悲憤？此

太史公之所謂離騷自怨生也，然而屈子之「憂愁

幽思」，固不止此。

人者，有情之動物也。情之濃度有厚薄之差

，情之範圍有廣狹之別，然情雖多方，固未嘗不

人盡略同，愛父母者，同時固可厚愛其妻子，愛

兄弟者，同時亦可愛重其友朋，且古有所謂「求

忠臣於孝子之門」之說矣，豈不謂能孝於父母者

始可以忠於君國乎？蓋情者相通者也，情而薄

矣，何往而不薄？情而厚矣，何施而不厚？又誰

謂忠君愛國如屈子者，獨不能有鍊且深，熟且烈

男女之愛乎？且詩始關雎，夫婦者，人情之始，美

國風十九，多係戀詩，男女相悅，人情之常，美

人香草，固不必盡爲借喻君國之詞也。

以情測之，屈子當時，蓋既不得於君，見姑

愴然若失也。

蓋人於得意時，悠游於春風之中，非特忘

形，且以遺心，夢涼不覺，悲哀潛終

，痛苦隱形，其中心渴慕之悅求，早消失於不自

覺矣，及至失意，則往日之悠游自得者，今且爲

淒涼寂寥，悵然若失；於是如飢如渴，如怨如慕，

其所以需要於情感之慰藉者，又奚特大旱之望雲

哉？

讀書賞賞，尤珍獨抒己見，以上所言，

固屬管盡之幾天，所見無幾；然隨人長短，認於

故見，限於王逸之注釋，先入爲主，智焉不察，

不亦悞乎？

王逸雖爲近古，然更古者，則有淮南子與太

史公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懃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夫所謂好色不淫者，特不淫耳，烏得「好色」而亦否認之？怨懃不亂者，而憤懣悲傷哉？

且其文甚明，不容誤解者也。

「閨中既以遠兮，哲王不寤——懷朕情

而不發分，予焉能忍與此終古！」此離騷之主幹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

幽且陰何！使哲王縱不寤，而閨中不遠者，其酸

情之懷，得所慰藉，即不免於「憂愁」，而「幽思」

可却矣；奈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草木零落，

美人遲暮何！故旣若將不以朝寧木蘭，夕摩宿

莽矣；且莽走先後，忍而不能舍也，及其就歸陳

辭，耽得中正之後，當其上下以求索也，帝闕則

倚闌而望，閨風則高丘無女，《結幽蘭而延行》

九疑如黛隔湘川。零落魂魄倍悽然。鶯鳥賦成人

更向東流莫一卮。杜香杳去未移時。湘江竹上情

無限。但望長吟有所思。

君處。蟲日相看憶故鄉。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

幽且陰何！使哲王縱不寤，而閨中不遠者，其酸

情之懷，得所慰藉，即不免於「憂愁」，而「幽思」

可却矣；奈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草木零落，

美人遲暮何！故旣若將不以朝寧木蘭，夕摩宿

莽矣；且莽走先後，忍而不能舍也，及其就歸陳

辭，耽得中正之後，當其上下以求索也，帝闕則

倚闌而望，閨風則高丘無女，《結幽蘭而延行》

九疑如黛隔湘川。零落魂魄倍悽然。鶯鳥賦成人

更向東流莫一卮。杜香杳去未移時。湘江竹上情

無限。但望長吟有所思。

君處。蟲日相看憶故鄉。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

幽且陰何！使哲王縱不寤，而閨中不遠者，其酸

情之懷，得所慰藉，即不免於「憂愁」，而「幽思」

可却矣；奈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草木零落，

美人遲暮何！故旣若將不以朝寧木蘭，夕摩宿

莽矣；且莽走先後，忍而不能舍也，及其就歸陳

辭，耽得中正之後，當其上下以求索也，帝闕則

倚闌而望，閨風則高丘無女，《結幽蘭而延行》

九疑如黛隔湘川。零落魂魄倍悽然。鶯鳥賦成人

更向東流莫一卮。杜香杳去未移時。湘江竹上情

無限。但望長吟有所思。

君處。蟲日相看憶故鄉。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

幽且陰何！使哲王縱不寤，而閨中不遠者，其酸

情之懷，得所慰藉，即不免於「憂愁」，而「幽思」

可却矣；奈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草木零落，

美人遲暮何！故旣若將不以朝寧木蘭，夕摩宿

莽矣；且莽走先後，忍而不能舍也，及其就歸陳

辭，耽得中正之後，當其上下以求索也，帝闕則

倚闌而望，閨風則高丘無女，《結幽蘭而延行》

九疑如黛隔湘川。零落魂魄倍悽然。鶯鳥賦成人

更向東流莫一卮。杜香杳去未移時。湘江竹上情

無限。但望長吟有所思。

君處。蟲日相看憶故鄉。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

幽且陰何！使哲王縱不寤，而閨中不遠者，其酸

情之懷，得所慰藉，即不免於「憂愁」，而「幽思」

可却矣；奈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草木零落，

美人遲暮何！故旣若將不以朝寧木蘭，夕摩宿

莽矣；且莽走先後，忍而不能舍也，及其就歸陳

辭，耽得中正之後，當其上下以求索也，帝闕則

倚闌而望，閨風則高丘無女，《結幽蘭而延行》

九疑如黛隔湘川。零落魂魄倍悽然。鶯鳥賦成人

更向東流莫一卮。杜香杳去未移時。湘江竹上情

無限。但望長吟有所思。

君處。蟲日相看憶故鄉。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

幽且陰何！使哲王縱不寤，而閨中不遠者，其酸

情之懷，得所慰藉，即不免於「憂愁」，而「幽思」

可却矣；奈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草木零落，

美人遲暮何！故旣若將不以朝寧木蘭，夕摩宿

莽矣；且莽走先後，忍而不能舍也，及其就歸陳

辭，耽得中正之後，當其上下以求索也，帝闕則

倚闌而望，閨風則高丘無女，《結幽蘭而延行》

九疑如黛隔湘川。零落魂魄倍悽然。鶯鳥賦成人

更向東流莫一卮。杜香杳去未移時。湘江竹上情

無限。但望長吟有所思。

君處。蟲日相看憶故鄉。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

幽且陰何！使哲王縱不寤，而閨中不遠者，其酸

情之懷，得所慰藉，即不免於「憂愁」，而「幽思」

可却矣；奈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草木零落，

美人遲暮何！故旣若將不以朝寧木蘭，夕摩宿

莽矣；且莽走先後，忍而不能舍也，及其就歸陳

辭，耽得中正之後，當其上下以求索也，帝闕則

倚闌而望，閨風則高丘無女，《結幽蘭而延行》

九疑如黛隔湘川。零落魂魄倍悽然。鶯鳥賦成人

更向東流莫一卮。杜香杳去未移時。湘江竹上情

無限。但望長吟有所思。

君處。蟲日相看憶故鄉。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

幽且陰何！使哲王縱不寤，而閨中不遠者，其酸

情之懷，得所慰藉，即不免於「憂愁」，而「幽思」

可却矣；奈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草木零落，

美人遲暮何！故旣若將不以朝寧木蘭，夕摩宿

莽矣；且莽走先後，忍而不能舍也，及其就歸陳

辭，耽得中正之後，當其上下以求索也，帝闕則

倚闌而望，閨風則高丘無女，《結幽蘭而延行》

九疑如黛隔湘川。零落魂魄倍悽然。鶯鳥賦成人

更向東流莫一卮。杜香杳去未移時。湘江竹上情

無限。但望長吟有所思。

君處。蟲日相看憶故鄉。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

幽且陰何！使哲王縱不寤，而閨中不遠者，其酸

情之懷，得所慰藉，即不免於「憂愁」，而「幽思」

可却矣；奈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草木零落，

美人遲暮何！故旣若將不以朝寧木蘭，夕摩宿

莽矣；且莽走先後，忍而不能舍也，及其就歸陳

辭，耽得中正之後，當其上下以求索也，帝闕則

倚闌而望，閨風則高丘無女，《結幽蘭而延行》

九疑如黛隔湘川。零落魂魄倍悽然。鶯鳥賦成人

更向東流莫一卮。杜香杳去未移時。湘江竹上情

無限。但望長吟有所思。

君處。蟲日相看憶故鄉。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

幽且陰何！使哲王縱不寤，而閨中不遠者，其酸

情之懷，得所慰藉，即不免於「憂愁」，而「幽思」

可却矣；奈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草木零落，

美人遲暮何！故旣若將不以朝寧木蘭，夕摩宿

莽矣；且莽走先後，忍而不能舍也，及其就歸陳

辭，耽得中正之後，當其上下以求索也，帝闕則

倚闌而望，閨風則高丘無女，《結幽蘭而延行》

九疑如黛隔湘川。零落魂魄倍悽然。鶯鳥賦成人

更向東流莫一卮。杜香杳去未移時。湘江竹上情

無限。但望長吟有所思。

君處。蟲日相看憶故鄉。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

幽且陰何！使哲王縱不寤，而閨中不遠者，其酸

情之懷，得所慰藉，即不免於「憂愁」，而「幽思」

可却矣；奈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草木零落，

美人遲暮何！故旣若將不以朝寧木蘭，夕摩宿

莽矣；且莽走先後，忍而不能舍也，及其就歸陳

辭，耽得中正之後，當其上下以求索也，帝闕則

倚闌而望，閨風則高丘無女，《結幽蘭而延行》

九疑如黛隔湘川。零落魂魄倍悽然。鶯鳥賦成人

更向東流莫一卮。杜香杳去未移時。湘江竹上情

無限。但望長吟有所思。

君處。蟲日相看憶故鄉。

也。其孤憤，其戰情，盡於是矣！

夫閨中縱以遠遠，而哲王如船者，其孤憤之

情，既有所洩，或不免於「幽思」，而「憂愁」可解

矣；奈桀紂猖獗，捷徑若步，而罵人媿樂，路